

断墙记

□ 孟令江

老家院墙塌了一截，成了父母心头放不下的牵挂。自从十几年前搬进县城，父母便未再回老家常住。老屋空置着，像被时光遗忘的老人。房子也通人气，有人住时，暖融融的；一旦空落，便迅速冷清衰败。屋顶漏了，墙体歪斜，院子荒芜，房门喑哑，野草在砖缝里探头探脑。其实生活何尝不是？需得时时拾掇、用心维护，方能烟火长暖。一旦疏懒或力不从心，生活的根基便开始松动，倾颓只在转瞬。

父母对老屋的牵挂，如同当年牵挂在外求学的我。在他们心中，那空荡的院落，亦是孩子般的存在。一砖一瓦，都刻着他们亲手抚过的温度与年岁。老屋的年岁比我更长，我出生时，它已挺立。如今我长大了，它却垂垂老矣。

推开吱呀作响的屋门，旧时光扑面而来。老厨柜、旧方桌、磨光了边的条凳……墙角那口旧米缸，缸底已爬满深绿的苔痕，再不用它盛米了。耳边仿佛又响起母亲煮饭前，米升子探入缸中“刷拉拉”的声响。偶尔，那声响会变成急促的“咻啦咻啦”——米缸见了底，是无声的催促。东、西厢房的墙壁，糊满了被岁月熏得焦黄的旧报纸，一处破洞尤为刺眼，风穿过时，发出“呼哒呼哒”的呜咽，诉说着无人的寂寥。

那把老旧的竹躺椅，蜷在角落，缠着蛛网。当年父亲从田间归来，疲惫地陷进去，竹椅便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承重声，庄严如仪式。如今，它静默着，积满灰尘。

我尤爱老院的黄昏。夕阳的金辉洒满小院，暖意融融。夏夜，空气里浮动着奇异的花香，萤火虫提着幽绿的小灯，在断墙残壁间游荡。点燃一把艾蒿，烟雾升腾，蚊虫嗡嗡叫着逃窜。

后院那株老槐，需几个孩童才能合抱。春日里，一树雪白槐花，香气汹涌，溢满每个角落。落蕊时节，连青砖缝里都嵌着隐隐雪色，招引着蜜蜂与蝴蝶。

前院影壁前，父亲早年栽下的香椿树，已从指头粗细长过我的脚腕。幼时我常攀折它的嫩芽，后来它高不可及，父亲便拦腰砍去半截。次年，断处竟迸发出更繁茂的新枝，根部也倔强地抽出新苗，渐渐成树。这断而复生的景象，如同褪色的老照片，在记忆里永不湮灭。小院里，曾挤满父母四季忙碌的身影和收获的喜悦，如今，唯余这棵坚韧的

香椿，伴着老屋默立风雨中。

我曾提议推倒这土气的老屋重建，父亲却执意要留。“老屋是个念想，是个见证。”他说，“过上了好日子，不能忘了咱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”老屋里处处是父母的印记，一砖一瓦，一窗一扇，都浸着他们双手的温度和半生的汗水。每一个角落，都写满长长的故事。它不只是回忆的容器，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窝巢，盛放着整个青春与七旬的生命。

酒是陈的香，友是故交亲。老屋，比故友更亲，它的秉性在岁月里沉淀得醇厚随和，如同天下父母的脾性，格外值得敬重。

老屋的智慧与忠贞，更是故友难及。任世事浮沉，人世蹉跎，它始终不离不弃，无怨无悔，以残躯遮蔽风雨，荫蔽着过往的岁月。还有什么，能比它陪伴父母的时光更长久、更忠实？老屋深处，还积淀着最醇厚的邻里温情。老街坊们相濡以沫，互帮互助，如同磨盘离不了磨台，风箱离不了锅台。那份情谊，亲如手足。

离乡日久，方懂诗中之味。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王维的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”，杜甫的“月是故乡明”……字字句句，戳中心窝。还有哪一句，比“月是故乡明”更熨帖游子的心肠？

秋日正午，阳光直射着这寻常农家小院，也落在父亲苍老的面容与枯瘦的身影上。我心头猛地一震：这画面，竟与眼前的老屋如此相似！一股酸涩蓦然涌起，恰如隋代薛道衡那看似平淡却深沉的慨叹：“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”归期总在雁归之后，而思归的念头，早在花开之前便已萌发。

每一个游子的行囊里，都沉甸甸地装着故乡的碎片。

老家的院落，那圯圯的断墙是家族血脉的印记，是游子心头永不磨灭的图腾，任岁月冲刷，始终清晰。

弥河是家乡寿光的母亲河，由南向北蜿蜒穿过，默默润泽大地，也悄然流过我的心田。这条河数千年滋养着两岸的田园，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。

生命离不开水，人们喜欢逐水而居。我们家也迁到了靠近弥河西岸的社区，从此与母亲河有了更多的近距离“接触”。

晚上或周末，我常与家人同行，漫步河畔。微风拂面，河水悠悠，垂柳依依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弥河生态农业观光园内，花草树木簇拥着片片绿意，掩映在清清水中，为惬意的人们徐徐展开一幅多彩画卷……

从金光大桥西首的缓坡走下来，桥南广场上人头攒动，笑语盈耳。孩子在家长的陪伴下追逐嬉戏，各样的风筝在空中随风飞舞，孩童的笑脸如周围那一簇簇盛开的鲜花般灿烂。

这里本无桥。

小城像一个孩子，一年年长大、长高，越来越英俊挺拔。老百姓在弥河两岸临水安居，迫切需要一座桥。于是，一桥飞架东西，绿树波光掩映下的金光大桥，如长虹卧波，连接两岸。华灯初上时，这座桥更是金光四射，辉映夜空。

金光大桥往南约两公里，河面上建有一道橡胶坝，南来的河水到此如瀑布般倾泻而下。不少市民凭栏远眺，倾听水声，放松心情，任凭思绪随水自由流淌。

橡胶坝西侧的滩地上，一座小屋底部悬空，飞架闸顶，西侧与一座白色小屋相连，静静地与这道坝、这条河相依相伴。楼前有一座小院，西侧两个铁栅栏门关闭着，左边挂

着牌子：弥河张建桥橡胶坝。透过铁栅栏，我见到了正在院中浇花的管护人，还有他身后的一地阳光。

老人叫傅东强，四年前和老伴来到这里，打理屋里屋外的卫生，平时封闭管理。与老人攀谈中得知，他的家就在张建桥村，往北不远坝西便是。虽然收入微薄，居住条件相比自家也差些，但老两口以此为家，每天24小时值班，日夜默默守护着这条河、这座桥、这道坝……

据《寿光市地名志》载，相传有一善人，姓张名建，品行端正，乐善好施。每年深秋，天寒水冷，即在弥河上架建一桥方便行人。日久年远，众人便称此处为张建桥。明洪武二年，傅姓族人由京师真定府枣强县迁徙至寿光城东张建桥以西立村，遂以桥为名。那位与弥河为伴的老傅，或许是张建桥村傅姓的后人吧。

南面的张建桥大桥，几经修缮，焕然一新，更宽、更高、更畅通。因橡胶坝拦河蓄水，大桥两侧形成一汪碧水，微波荡漾，平添一处绝佳美景。夜晚时分，华灯璀璨，水声灯影里的母亲河与张建桥大桥，又是别样一番韵味。走在桥上，会有“人在桥中，桥在景中”的独特体验。桥下水畔，音乐响起来，舞蹈跳起来，欢快的气氛随着盈盈河水荡漾开来……

现在的弥河，不仅仅是一条河，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更是一种博大的精神。静静的弥河，流过我的心田，流过菜乡的原野，不舍昼夜一念向北，奔向渤海，但发生在弥河两岸的故事，永远不会随水而逝。

弥河(资料图)

弥河流过我心田

□ 李守亭

